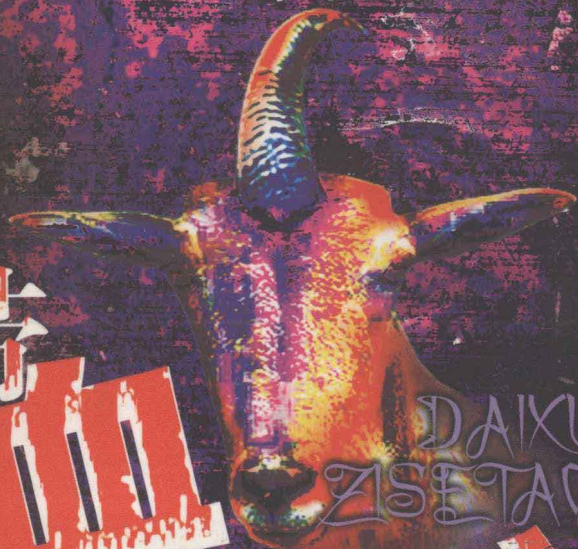


葛冰 神秘惊魂系列

葛冰◎著



带血的

DAI XUE DE
ZI SE TAO YANG

的紫色陶羊

3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葛冰 神秘惊悚系列

葛冰◎著

带血的 紫色陶羊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带血的紫色陶羊 / 葛冰著. —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1

(葛冰神秘惊魂系列)

ISBN 978-7-5007-9527-8

I. ①带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0513 号

DAIXUEDE ZISE TAOYANG

(葛冰神秘惊魂系列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缪 惟 蔡国筠

责任编辑: 蔡国筠

美术编辑: 缪 惟

装帧设计: 缪 惟 刘豪亮

责任校对: 赵聪兰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 编 室: 010-64035735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頤园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5.25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78 千字

印数: 1-10000 册

ISBN 978-7-5007-9527-8

定价: 12.8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目 录

- 一、神奇的摄像机 (001)
- 二、淡蓝色的影子 (006)
- 三、在铜像的阴影中 (021)
- 四、荒凉的庙宇 (028)
- 五、神秘的枯井 (040)
- 六、枯井里的白骨 (047)
- 七、流动的风 (053)
- 八、恐怖的怪物 (060)
- 九、脸上有刀疤的猴子 (073)
- 十、小草叶茶馆 (082)
- 十一、消失的怪人 (092)
- 十二、考古学家 (102)
- 十三、乐山大佛 (115)
- 十四、夜晚的江边 (122)
- 十五、漆黑的影子 (131)
- 十六、峭壁上的悬棺 (142)
- 十七、绿水潭之谜 (157)
- 十八、尾声 (162)

带血的 紫色陶羊

一、 神奇的摄像机

讲这件怪事之前，必须说说我表哥高超。高超是警校学生，从外表看，他很不配，不讲别的，单说身高，才一米五四。男的一米七以下就应该算是二等残废，他应该算几等？

还有，他的体重也差得远，不足七十五斤。两样硬件都不够，他是被特招进去的，据说是因为与常人不同，他有第六感。

到底什么是第六感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给你举个例

子吧，比如，他在早市的地摊上买过一个破摄像机，摄像机外壳是木头的，镜头还从中间裂开，这样的破东西，在小地摊上摆了一年都没人要。可是到了他高超手里，摆弄摆弄，破摄像机就有了一种奇特的功能：镜头里经常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影像，后来我发现，这些影像竟预示出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

这样奇特的摄像机，别人发现不了，他能发现，这就是第六感。

当然，也不是因为会买东西，他才进了警校。

高超能进警校，主要是因为他长得特难看。

我不是说警校专门找丑男，警校多的是仪表堂堂的“酷”小伙。

高超丑得特别是地方。他脸和身上的皮肤、肌肉特松弛，软得用手一捏，就能捏起一把来。这样，虽然表面上皱皱巴巴，样子难看，但很容易化装成其他人的面孔。尤其是化装成老头儿、老太太，高超本身皱纹就多，不用再添。

当然，他也可以化装成年轻人，脸上平平滑滑，一点儿皱纹不带，这是借助于电影演员的化妆的本事。

据说，演电影时，一些四五十岁的老演员，为了剧情的需要，上镜头时，常常用透明的胶布贴在额角和眼

角，向后一拉，立刻脸上皱纹全无，像是青春年少的美少男、美少女，不过，只能看前面，不能看后脑勺。因为皱纹全都被拉到脖子后面去了。

高超脖子后面的皱纹就极多，所以他戴的帽子也很特殊，除去盖住脑顶，还向后延伸了一大块，一直盖到脖子，给人的感觉，好像是戴了“一个半”帽子。

通过以上介绍，高超最喜欢唱的歌，我不说，你也能猜到——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》。

至于我自己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平平常常，初中二年级学生。不过，也有我自豪的地方，身高一米六八，每和高超比一次个儿，自豪感便增加一分。

下面该讲讲我们遇到的怪事了。

暑假，高超带我去四川旅游。

坐在火车上，吃完盒饭，我从旅行包里取餐巾纸，发现餐巾纸湿漉漉的，好像水洒了。

奇怪，旅行包里没有放水啊。

我忙打开旅行包，往外一件一件拿东西。

毛巾湿了，袜子湿了，书湿了。

“糟糕，这破摄像机也被弄湿了。”

高超听了眼睛一亮说：“不是摄像机被弄湿了，是摄像机把别的东西弄湿了。”

看我有点儿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又补充说：“这摄像机出水，你看它的外壳是木头的，有点儿像树一样，树干里不都有水分吗？只是这外壳的水分更多，所以渗出来了。”

“这水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只要这摄像机外壳一渗水，镜头里面就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。”高超兴奋地说着，拿起摄像机的镜头往里看。

他“咦”了一声，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。

“你看见什么啦？”

他没有说话，眼睛却还死死地盯着镜头里面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我忍不住把摄像机拿了过来。

摄像机实在是太破了，破木头壳，还往下滴着水，把我的衣衫都弄湿了。

旁边的人嘲笑地望着我们，一定以为我们是傻瓜吧？

我不好意思地把眼睛贴在摄像机的镜头孔里，装作看窗外的风景。

奇怪，窗外是山是树，是晴朗的天空，可我的镜头里，却是一幅大雨之前的情景：灰色的云雾急速地流动着，雾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个模糊的影子。

起初我以为是谁的脑袋挡住了镜头，可那模糊的影

子越来越清楚：那是一只稀奇古怪的独角羊，头顶上一只弯曲的角是暗红的紫色，它的身体也是紫色，嘴巴上淌着殷红的血，一双凝固的、死鱼般的眼睛，闪着阴冷、狰狞的光。

我吃了一惊，再仔细看，怪羊后面的灰雾中好像还浮现出一个影子，一个穿着淡蓝色衣衫、披散着头发的女孩儿，看不见她的脸，因为脸几乎全被头发遮住了，女孩儿的手里好像还拿着一个东西，可惜被飘动的灰雾遮住了，我使劲儿瞪大眼睛也看不清楚。

“她拿的是什么呢？”我不由自主地嘟囔。

“把摄像机给我。”高超一把抓过摄像机，全神贯注地盯着镜头里面。

“你看清楚她手里拿的是啥吗？”

“看不清楚，啊，真是怪。”他拧起了眉头轻轻地嘟囔着。

高超又看见什么了，会这样惊奇，甚至带有惊恐的表情？

破摄像机木壳滴出的水更多了，“滴答、滴答”落在地上。

坐在隔壁座位上的一个小女孩儿叫：“水都洒了。”

女孩儿问她爸爸：“他这装水的瓶子怎么这样怪呢？”

“可能是一种新型的包装，把瓶子做成了摄像机的形状。”爸爸向女孩儿解释。

接连两三天，破摄像机的木外壳老是不停地往下滴水，只好把它放进一个塑料袋里。当然在没人的时候，也拿出来看看，那只紫色的羊和面目模糊不清的女孩儿倒是还在镜头里出现，但影子越来越淡，最后消失了。

摄像机的木壳也渐渐地变得干燥起来。

我问高超：“这紫色的羊是怎么回事？”

高超说：“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不是具有第六感吗？”

高超望着我说：“你别听别人瞎吹，其实第六感是怎么回事，我自己也糊里糊涂。我只感觉到咱们这次旅游，可能不会太平常，会和这只羊有关系。”

二、淡蓝色的影子

在成都，我们游览完杜甫草堂，已是下午5点钟，肚子都有些饿了，就到街上去吃小吃。成都的小吃是很有名的，种类繁多，价格便宜。

小街里，小吃摊一个挨着一个，到处都是叫卖的吆

喝声，到处都是煎炒烹炸的香味。

我和高超挤在人流中，东张西望地走，这个小摊吃一碗酸辣粉，那个小摊要一碗馄饨，两人分着吃，不为省钱，是为了省肚子。我们想每样小吃都尝一点儿。

还没走出五十米远，已经吃了七八样，我们的肚子都鼓鼓的，再也吃不下了。

“还往前走吗？”我望着前面曲里拐弯、望不到头的摊位问。

“往前走，肚子吃不下去，咱们可以用鼻子闻，用眼睛看。看见好的就记在心里，明天后天再接着吃。”高超的“吃心”极大。

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高超吸溜着鼻子问：“你闻到什么味了吗？”

“是吃的东西？”

“不，不是吃的东西，味道很奇特。”

我四下张望，前面已经没有小吃摊了。这是一家卖香烛的摊子，再往前看，还是香烛摊，一家连着一家。

我问：“你闻的是香和蜡烛的味吧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高超连连摇头，“香中有臭，臭中有香。”他说着，使劲吸溜鼻子往前走，我连忙跟上他。

没走几步，我不由得乐了：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香

烛摊旁边，一个小男孩儿正坐在马桶旁边拉屎。旁边一只小狗和男孩儿并排，卧在地上拉屎。马桶边上的小凳上点了几炷香。微风正将这三股味袅袅吹来，可不是“香中有臭，臭中有香”吗？

高超一看，也咧嘴乐了，不料他突然眼睛一亮，死死地看着马桶的方向。

那个男孩儿撅着胖胖的屁股让他妈妈擦。

妇女给孩子擦完了，又用手中的一张画报包地上的狗屎。

难道这男孩儿的屁股有什么特殊吗？或是这狗有什么特殊吗？

我也不由得死死盯着地上，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！

妇女捡起了地上的狗屎，正准备扔到路边的垃圾桶里，高超急步抢上前，吓了那妇女一跳。

“干什么？”妇女紧张地问。

“我想看看包狗屎的纸。”

“这个呀？”妇女迷惑地问，随即把画报打开来看了看，没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。

“拿去吧。”她把狗屎重新包起来，递给高超，表情怪怪的，就像看疯子。

高超把纸团接过来，走到旁边的垃圾桶前，把画报纸打开，扔掉里面的狗屎，不顾狗屎的臭味，仔细地看画报。

我也好奇地凑上去，是一篇风景游览介绍，我一看上面的字，心里一震：青羊宫。

啊，这上面有个“羊”字，会不会和我们在破摄像机里看见的“紫色的怪羊”有关？

我也不顾臭味，和高超一起看下去。

原来这青羊宫就在成都市，是有名的道观。你们知道什么是道观吗？就是道教的庙宇，现在的道观，有道士的很少。北京的白云观有，成都的青羊宫也算一个。

从这份游览图里可以看出，青羊宫很大，里里外外有好几进院落，其中的正殿三清殿就有九百多平方米。

妇女凑过来了，说：“啊，你们看这个呀，不用看这张包狗屎的，我这儿有好的，两块钱一份。”

她跑回店铺，拿过一份新的游览图。

妇女热情地向我们介绍：“青羊宫挺好的，来成都游览的人都看。特别是有两只铜羊，其中一只长得很怪，是十二属相化身：长着鼠耳、牛鼻、虎爪、兔背、龙角、蛇尾、马嘴、羊胡、猴颈、鸡眼、狗腹、猪臀。据说这铜羊能治病，人哪个部位有病，只要摸铜羊相同

部位，就会祛病消灾。那地方可应该去看看，买一份吧。”她竭力向我们推销游览图。

高超掏出两块钱，买了一份，妇女高兴起来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小兄弟，你这么瘦，肚子里一定有蛔虫，个儿也矮，快去摸摸铜羊的腿和肚子，用不了一年，个子准能赶上你哥。”

哈，她也把高超当成我弟弟了。

高超仍旧笑嘻嘻的，并不反驳，谁见了我们俩都这么说，他已经懒得费嘴皮子解释了。他向妇女仔细地听了去青羊宫的路。

青羊宫离这里不远，我们赶到那里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夕阳西下，一抹通红的晚霞，映在门口的牌坊上。

道观里已经没有什么游人，殿门口，售票厅的小窗口已经关上了，上面写着开放时间：上午 9:00——下午 5:00。

已经闭馆了，高超和我溜到门口。

有一个道士模样的人，坐在椅子上，半闭着眼睛，昏昏欲睡。

高超向我使个眼色，我俩装作没事似的往前走，道士一点儿没察觉。

进到院子里，高超从梅树下的草坪掐了三株青草，走进三清殿里。

我问：“人家都烧香，你拿草干什么？”

高超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用草喂羊，铜羊在这儿不知有几千年了，大家净烧香敬佛，摸铜羊看病，可从没人想着喂它，它一定早饿坏了。”

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，铜羊怎么能吃草呢？

来到三清殿门口，大殿的门敞开着，挡着护栏，大概因为过了参观时间，不让进殿了。

站在殿门口，向里张望，高超微微皱起眉头，小声道：“好像有点儿不对头。”

我小心地问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你的第六感又发现什么了？”

“殿里面好像有奇怪的东西。”

我瞪大眼睛向里望，大殿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，显得空旷而幽暗。一根根粗大的木柱高耸着，插向漆黑的殿顶。正面是三尊硕大的神像，前面有香案、香炉和殿顶垂下的幕帘。

在垂落的暗红色幕帘下面，看见了那只独角铜羊。

“这就是那只会治病的铜羊？”

“大概是。”

虽然光线很暗，但还可以看得清它的轮廓，是一只很漂亮的铜羊，比一般的羊大出很多，闪着黄亮的光泽。

我心里不由一动，说：“挺像我们在摄像机里看见的那只羊。”

高超说：“是有点儿像，可颜色不对。”

对了，我们在破摄像机里看见的那只羊是紫色的，这只却是黄色的。

“咦？那是什么？”高超惊奇地说，“你仔细看那铜羊的腿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独角铜羊的腿上有一团淡蓝色的东西，像是一块纱巾。

“不知是谁把纱巾丢在那儿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不是纱巾，是……”

高超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淡蓝色的东西突然缓缓地移动，飘飘悠悠地滑向独角铜羊的肚皮。

我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，因为那好像是一只淡蓝色的袖子。

好像有人躲在独角铜羊后面！

淡蓝色的衣袖还在慢慢滑动！

高超果断地说：“进去看看。”

我跟着他，绕过护栏，向铜羊的方向走去。

殿里很阴凉，一股股凉风“飕飕”地吹来，使人感到一阵阵凉意。

我小声说：“这殿里可够凉的。”

高超没有吱声，脚步却更加急速地往铜羊的方向移动。

淡蓝色的衣袖还在，正向独角铜羊的身后滑，好像还拖着一个黑糊糊的小东西。

等我们快步赶到铜羊前，淡蓝色的袖子消失了，在我们左边，有“咯嗒、咯嗒”的皮鞋声，好像有人穿着高跟鞋在青砖地上不慌不忙地走路。

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在左边的木柱后面一闪。

我叫：“在左边！”

高超却猛地扑向香案的右边。

“哈，我抓到了！”我听见他兴奋地叫喊。

我忙跑过去。

高超坐在后面香案旁边的砖地上，他的手拉住一个黑糊糊的小东西。

殿里的光线幽暗，我还是看清楚了。

那是一只陶做的羊，闪着暗红的光泽。形状和独角铜羊一模一样，只是个头要小得多，才有一只猫那